# 照妖[完]

慧静陪着有「大师」之称的中年男人在店中四处转着，别看这位李大师年纪快五十岁了，精神却好得很，不高的身材透出一股英气，锐利的目光到处地扫视着。不大的店面很快就看过了，慧静又引着李大师上楼看看自己的住处，李大师照例四处看过后，慢慢走下楼，坐在沙发上闭上眼不知道想些什麽。

慧静忙倒好水，轻轻放在茶上，注视着李大师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在她看来现在，只有这位李大师可以帮助她了。

过了良久，李大师睁开眼睛向慧静望来。

「怎麽样？大师┅┅」慧静忙跨上一步问道。

李大师好像又想了想，终于开口道∶「张太太，是这样的，实有些不乾净的东西在此，」看到慧静紧张的表情，他笑了笑，接着说∶「你不必紧张，我可以帮助你驱走它，来你看。」他从衣兜中摸出一面小方镜和两条写着红色怪字的黄纸条，递到慧静的面前，说∶「一会儿我会把这面镜子和这两张驱鬼符挂在你卧室的门上，以后就不会再有事了。」慧静高兴地点着头，李大师也从嘴角挤出一丝怪笑。

刚刚过了两年婚姻生活的慧静在得知老公另有新欢后毅然提出了离婚，婚虽然离了，但「张太太」想变回「陈小姐」却不那麽容易。慧静用自己分得的钱在一条行人不多的街上租了所房子，楼上她住，楼下就开了间花店，盈利虽然不多但忙前忙后地自己也变得充实起来，这样也许可以摆脱以前一切倚赖老公的习惯吧！慧静是这麽想的。

每天清晨慧静都很早起床，然后打开店铺，将刚刚送至的鲜花摆放好，等待第一个客人的光临。

这天她才收拾整齐，就有一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走进来，那男人也不理慧静的招呼，径自将还未拆开的一从蓝菊抱起来，随手掏出几张钞票丢在桌上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个人真是奇怪！」慧静数着钱，但心里又就很高兴，这麽早就卖出不少花，大概今天的生意不错。

但没有她想像的好，一直到她打烊前就做过三、四单生意，而且只有早上来的那男人买得是最多的。慧静拉开钱柜，把这一天的收入拿出来清点时，赫然发现有几张钞票似乎自己从没见过。

「这是什麽钱？怎麽┅┅」慧静仔细地反复看着，那几张钞票上印着古代的人像，旁边还写着「天国银行」四个小字。

「原来是冥纸，谁在开玩笑！」慧静气极了，她想着今天几位客人付账的情景，自己不可能看错的，她下意识数了数冥纸的张数，这数目正是早上那奇怪的男人所付。

那男人慧静以前从未见过，他！对，他的脸，慧静忽然记起那男人抱着花离开时脸好像被层雾气罩着什麽都看不到，「他不会就是┅┅」想到这儿，慧静不禁心慌起来，她迅速地查看了一下门窗是否已锁好，证实后才稍稍放心，随手抹了一把，头颈上竟全是汗。

慧静不是个软弱的女人，但发生这种怪事也着实让她紧张。她将那几张冥纸丢入垃圾中，随便整理了整理就转身上楼。在卧室中她找出几件换洗的衣物就走进了卫生间。

忙了一整天这会儿才是最舒服的，从莲蓬中喷出的热水撞洒在慧静的身上，看来淋浴确实有一定的按摩作用。她闭上眼在享受着，双手下意识的在身上抚摩着，似乎今天发生的怪事也被这水流所冲走。

对着身前的长镜，慧静审视自己的身材，虽然不能算高耸但也不失傲人的双峰，由于未曾生育过依然坚挺，两个乳头还是娇艳的红色，纤细的腰身平坦的小腹颇鼓的屁股再配上匀称的双腿，就算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也未必比得上，想想真不明白那个白痴老公怎会另寻新欢？

慧静用手轻轻托了托双乳，然后笔直的站好，仔细地望了望，双腿间连一丝缝隙都看不到，大腿尽头处那一丛呈倒三角状的黑毛紧盖着她最隐秘的部位，慧静轻叹了口气再闭上眼，打算多淋一下再出去。

浴室中好像有一阵凉风吹过，慧静全身一冷，她连忙撩开防水，「奇怪，浴室的门我锁好的，怎麽会┅┅」她抄起浴巾围在身上走出去四处看看，没什麽变化，是不是自己没锁好门以至风吹开了浴室的门？但不会呀，现在又不是夏天，窗子根本就没开，门也都锁好的，慧静的心里觉得怪怪的，有些害怕起来。

「对了，我打电话叫姐姐她们来陪我住几天！」想到了这儿，慧静又高兴起来。

姐姐以前向她提过搬来住些日子，因为姐姐的两个孩子都在附近上学，姐姐和姐夫两人工作都忙可以省掉接送的时间，但那时慧静正忙于布置整理，她姐姐就先放弃了这个念头。

说打就打，慧静拿起电话听筒迅速拨通了姐姐慧宁家的电话∶「喂！是小民吗？我是小姨，帮我叫你妈妈听。」等了一会儿，姐姐的声音传了过来∶「小静，最近也不说多打几个电话来，你那边忙得怎麽样了？」慧静没等姐姐说完，就抢着把自己想要姐姐一家搬来一起住的念头告诉了姐姐，慧宁很高兴，两姐妹关系本就非常好，这下更能在一起了。但她告诉慧静自己有两天重要的会议再加上收拾东西，估计要周四才能到。

「可今天才是周二呀！」慧静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想到姐姐一家周四才可以到来，这两天只能自己坚持了。

「就算真有鬼怪又怎麽样！只是听说过也未曾见过鬼怪害人。」稍微定了定神后，慧静发现己经快十二点了，别再乱想了，明天还有工作呢！

由于一天工作的劳累，慧静很快进入了梦乡。

此时她卧室露台的门静静地打开了，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轻柔地掀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子，睡梦中的慧静可能感觉到有点儿凉，翻动了一下后随即睡去。那本就不长的白丝睡衣也因翻身难以掩盖全部身体，藉月光可清楚地看到她均匀修长的双腿完全暴露在外。

室内无风，窗纱却自动直扫在慧静的脸上，她稍微清醒了一些，恍惚中感觉到有人很轻柔的抚摸着自己的双腿，由下至上再返回去，这种抚摸带来的骚痒感遍布全身，慧静试着想扭动身体却不能够，她又努力地想睁眼看看也不能如。

「也许还在梦中！」她这样告诉自己。

但那感觉没有停止，她只觉身上的睡衣也被打开，「哦！」她从心中发出一声舒服的呻呤，那双手已直接揉抚在她的胸部上，从胸部传来的趐麻代替了全身的骚痒，她享受着这个温柔的梦境，毕竟许久未接触过男人了，只是这样的抚摸就让她心动了。

白丝的内裤被慢慢脱离了身体，她知道自己已完全赤裸了，「即然在梦中，何不开放些，好好享受享受。」她放松自己的双腿张开到最大，现在那已湿润的肉缝中充满了空虚。

有东西在她的阴毛上碰了碰，转而向下停顿在肉缝上端的敏感部位，同时有手指分开她的肉缝，在阴道入口处探了探然后慢慢深入，那逐渐被填充的空虚感让慧静心中发出长串的叹息。她用力收缩阴道想留住这种充实的感觉，但手指好像只是为了探测她阴道的深度，很快的抽了出去，她的屁股忍不住抬起去追逐离去的手指。

这时她觉到有一粗大的硬物挤开自已的肉缝猛地插入阴道内，直至子宫口，阴道内涨痛以及突然的闯入让慧静「啊┅┅」地大叫起来。她一下清醒过来了，从下体传来抽动时涨痛的感觉是那麽真切，「这不是作梦！」她慌忙竭力挣眼并扭动身体，但身体却似不是自己的，眼晴也只是睁开一点点。

她看见有一团黑蒙蒙地气体正靠在自己身上，而自己的双腿则张得大大的，可以看到阴唇向两边分开着，里面有红色的嫩肉不时翻出翻入，有东西在里面快速抽动着。慧静先愣了一下，随即惊恐地张嘴大叫，刚刚张嘴声音还没发出就有一物插入她嘴里直抵喉间，还不断的出入，慧静知道那是什麽，但阴道内又是什麽呢？她知道反抗已无用，只有紧闭双眼忍受。

紧张和恐惧的眼泪顺着脸颊淌落，脑海中不断地涌现阴道内壁传来的阵阵快感，而强有力的深入让她喉咙中发出模糊不清的呻呤。随抽插的速度加快，快感累积终于爆发，阴道内规律的抽动让她的头直晕，她忘情地扭动着根本不动的双腿，甚于还用舌头去吸吮嘴里那根无形的阴茎。

无形的男人似乎也能感到慧静的快意，上下两根都猛力插至尽头，然后旋转起来，从花心和喉间的搅转将她的高潮持续至顶点，慧静娇喘了几声就昏迷在高潮的馀韵中了。

「呤┅┅」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吵醒了还在熟睡的慧静，她摸索着抓起了听筒∶「喂！请问你┅┅」她未说完，电话中很好听的女声就打断了她∶「你好！我是你隔壁美发厅的阿丽，你没出什麽事吧？早上给你送花的几个人等你半天也不见你开门，我就替你先收了，等你开门我帮你摆进去。」慧静连忙称谢∶「真是麻烦丽姐你了，我很快就过去！」对方应了一声就挂断了。

慧静忙抄起床头的小闹表一看，竟然已经快十点钟了，难怪呢。她忙翻身起床，这才发现衣物都被丢在边上，而自己是身无寸缕，「昨晚的事难道┅┅」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阴部，不光是湿润的阴道口大开，那种涨痛感也依旧存在，「这┅┅莫非真有鬼怪！」全身酸痛的她挣扎的下了床。

等她把店门打开后已经接近十一时了，隔壁的丽姐倒是帮着她又摆又插的，原来慧静搬来后没怎麽和四邻打交道，虽说互相都认识但也没说过什麽话。这丽姐在她旁边早开了个美容院，三十出头的人自己已作了老板，没事就在附近几个店面转悠闲聊些家常，人很不错，挺会打扮长得也漂亮，总有些混混经常和她调笑，而丽姐总有办法应付过去。

今天在这帮了半天忙，慧静实在是不好意思，可不等她说什麽，丽姐就先开口了∶「你昨晚睡得不好罢，瞧！眼睛都有点肿。我今天正好没事，陪你一起聊天。」看她一幅热切的样子，慧静也不好再拒绝。

两人一直聊到天黑，彼此都觉得对方不错，最后丽姐提议先回去收拾一下，然后回来住在慧静这里接着聊。慧静正担心一个人没伴，这下有人陪她，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晚饭是两人一起做的，有说有笑，慧静倒是暂时忘掉了昨晚的「怪奸」。

大概要到十点的时候，丽姐突然站起身来向慧静道∶「我先去冲个淋浴，然后到床上再和你说，累了就直接睡。」说完向慧静做了个玩笑的鬼脸，两人相视一笑。

慧静帮她拿出浴巾和洗漱用具，就见丽姐正在卫生间门口脱衣服，很快脱至只馀胸罩和内裤，看慧静呆在那儿，她转头笑了笑，接着解开纹胸然后双手握住腰间内裤的边缘弯腰一褪，随手将脱下的衣物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慧静有些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

「都是女人怕什麽！」丽姐笑着接过慧静手中的洗浴用品，转身就进了卫生间，不一会儿里面就传来「哗┅┅哗┅┅」的水声和丽姐哼唱的声音。

「这人还真够乐天的。」慧静笑着摇摇头，她把丽姐丢乱的衣物整理放好，然后向卧室走去。

听着不时从浴室传来的声音，慧静赞叹起丽姐的身材来∶「都三十来岁的人了，居然还保持得这样好，不知道我自己┅┅」不由回想起刚才丽姐脱衣服的样子。

凹凸有致的身裁，双腿间那一团神秘的乌黑，看来成熟女人的韵味真是不一样，别说是男人就是女人都会心动；慧静又想起姐姐慧宁∶「她比丽姐还大五、六岁呢，又有两个孩子，怎麽也保持得那麽好？」慧静心想等姐姐来时一定要问问。

慧静才把床铺好，丽姐就裹着浴巾从卫生间走出来，她边用手扫弄着头上的水珠边向慧静说∶「该你了。」慧静笑着点点头。

准备脱衣服时忽见丽姐笑着看着自己，她有些害羞地直接拐进了卫生间，身后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不知为什麽，这笑声让她有点儿不知所措。

等慧静冲完淋浴披着睡衣回到卧室时，丽姐已经老实不客气地钻入被窝中，瞪着双大眼睛注视着慧静，慧静笑了笑，走过去拉开被子半躺了进去，脑袋靠在床头上。

丽姐伸出手按动台灯的开关，将之关到最暗，随后笑着说∶「这样一会累了就睡了。」慧静也未置可否。

两人也就是说了半小时左右的话就不再说了，慧静听丽姐那边的气息很深，大概已经睡着了。慧静轻轻翻了个身，背对着丽姐躺舒服后闭上眼准备入睡。忽然一只手搭在她的腰部，她吓了一跳，忙回头看去，见是丽姐的手，「睡觉也不老实。」慧静的心里放松了。

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中慧静觉得放在腰部的手向下移动，很慢地摸至她的膝盖处，然后绕过她的睡衣，再顺着大腿停留在她三角内裤的边沿；看她没什麽反应，那只手撩开内裤整个覆盖在她的阴户上。

慧静清醒过来，她转身准备看到底发生何事时，有一个人影一下从背后搂紧她，那停在阴户上的手指分别向下按动和抚摸起她的阴蒂和阴道口来，从紧顶住自已背后的体态。

慧静确定是丽姐，她费力的转过身，刚张嘴说∶「你┅┅」就被张嘴一下堵住，舌头还伸进慧静的嘴里搅着，挑动着她的舌头，慧静本想阻拦下身攻击的手也被另一只手抓住，引领着向另一方向伸去。等慧静的手接触到那只手引的地方时，慧静吓了一跳，那这是丽姐的下身，下身的内裤早已不在，等待她的是完全湿润的阴户。

说洗澡时难免要碰到，但摸另一个女人的下体慧静却是第一次，她好奇地拨开湿湿的且有着柔软黑毛的肉唇，试探着向里面伸去，里面复杂的肉壁像躲避似的让出手指的通道，又迅速弹回纠缠在手指上。丽姐的嘴里发出模糊的哼声，放脱开慧静的手转而握住了她的乳房，同时控制慧静阴户的手指也加速了活动。

从自己上下身涌来的快感冲击着慧静的头脑，她放松了身体，并主动张开了双腿，任由丽姐的手在下身游动，然后回报似的搂紧丽姐，舌头也去纠缠在口腔中搅动着的同性的舌头∶「和同性接吻原来是这样的，以前老公可没这麽细心，总是心不在焉的亲几下就要插入了。」两人胸部紧贴着，互相感受着乳峰和乳头摩擦带来的快感，下身各自手指的抽插让两人几乎同时达到高潮。

丽姐搂紧还在回味高潮馀韵的慧静，由颈部开始向下亲吻，经过胸部腹部，仔细地亲过每寸肌肤，到达阴部后更是停留在这方寸之地。刚高潮过的慧静又受到这番调逗，只觉浑身都发热了，她挺起腰部让阴户紧贴着丽姐的嘴，感觉到舌头探至阴道入口处时，慧静发出一连串恼人的呻吟，「哦┅┅舒服┅┅啊┅┅」阴部开始阵阵抽动，此时她真是需要有一大肉棒猛烈地插入，让自己再次陷入高潮。

丽姐突然抬起身，看了看正在闭眼享受的慧静，露出了一丝怪笑，她挺起腰部，用手在胯间摸索着什麽。慧静睁开眼，心里很奇怪丽姐为何停下，她见丽姐正用手在下身套弄着什麽东西，慧静刚想问，就见丽姐向前一挺身，一个又硬又热的东西就顶在自己的阴唇上，随着丽姐腰部的动作那东西挤开慧静的阴唇向里面深入进来。

慧静心里又是惊讶又是害怕∶「你┅┅别┅┅不要┅┅啊┅┅！」丽姐猛的用力，那东西尽根而入，一插至底，慧静被强有力的插入冲倒在床上。虽说生理上确实需要，但心理却实在接受不了，她努力挣扎着，希望可脱离对方凶猛的抽插∶「你快┅┅放开我！哦┅┅你是男人还┅┅还是┅┅啊┅┅你┅┅啊┅┅快┅┅快停下┅┅」丽姐根本不理慧静的说话，只是不断用力插抽，嘴里却发出阵阵怪笑。

「那声音不是丽姐的，是个男人！」慧静快要吓惊了，拚命用双手推打着对方，可能是嫌慧静挣扎得太用力，「丽姐」突然一掌打在慧静的脖子上，慧静全身一下放松，晕了过去。

月光很亮，映得屋中反出一片光亮，光亮中一个女人正猛烈地干着另一个女人，从两人性器交合处发出的「啪、啪」碰撞声不绝于耳。

慧静揉着还在发痛的脖子从床上爬起来，她愕然发现丽姐一丝不挂地躺在自己身边，她下意识想逃走，但不经意的看到丽姐张开的双腿间那条暗红的肉缝，上面是黑色的阴毛，那下面呢？慧静轻轻移过去，没有发现「罪证」，丽姐就是个标准女人。

慧静仔细观察了半天，确定没什麽后推醒了丽姐。丽姐睁开眼向慧静笑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昨天聊得太久，耽误你开店了吧？我马上就起来。」看她的样子似乎不知道昨晚发生什麽事。

丽姐起来后很热心的帮慧静打开店铺，然后看慧静一幅心事的样子就告辞回自己的店了。

慧静思索良久∶「难道真是有鬼怪？」想到不知以后还会发生什麽，她紧张得关了店铺，找邻居打听了有位「李大师」能降妖捉鬼就连忙地跑去，死说活说地将「李大师」请回了家。]。

等他挂好灵符和照妖镜后，慧静恭敬地送走了「李大师」，自己高兴地又是整理又是收拾，认为这可怕的鬼怪终于离开了自己。

正收拾间，两辆日产轿车停在她店门口，车上走下一位着职业套裙的女人，那女人走进店门，看到慧静正弯腰插花高兴地喊∶「小静，我们到了！」慧静闻声回头一望，也高兴地叫起来∶「姐姐！你来了。」心里暗怪自己怎麽忘记了这事，她赶忙放下手中的鲜花向门口迎过来。

跟在姐姐慧宁身后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男人向慧静笑着点点头，两个男孩走过来叫∶「小姨！你好。」慧静忙伸双手揽过两个孩子，说∶「姐夫，这下都到齐了吧！」慧静的姐夫是个大学讲师，平时不太爱说话，性格比较内向，两夫妻正好相反；而那两个男孩大的叫易海，小的叫易刚，他俩性格也是如此∶易海内向而易刚外向，但家庭相处甚欢。

姐夫张强笑了笑没再说话，转身回车厢去取行李，慧静拉住姐姐的手，笑着向两个孩子说∶「走！小姨带你们去看自己的房间！」＊＊＊＊＊＊＊＊＊＊＊＊＊＊＊＊＊＊＊＊＊＊＊＊＊＊＊＊＊＊＊＊＊＊＊小弟去欧洲旅行了三个月，近日才回来。在欧洲被女友限制极严，大概怕一不留神我就会溜去花街柳巷或买下什麽怪性趣用品。

帮姐姐一家整理好房间后，慧静和这四口人欢快地聊起来，她本意是希望和姐姐住在一起，如果显得勉强，就想劝姐姐在自己家附近购房，卖掉以前那处住所，慧宁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大家聊至很晚，分头就睡后一觉到天明。可怕的怪事没再发生，慧静对李大师的敬佩之意又增强了几分，同时也格外高兴。

早上慧静又开始老样子整理和插摆新送到的鲜花，姐姐慧宁则需送两个儿子到学院自己再赶去上班，姐夫张强不紧不慢地收拾起要用的书本，然后和老婆孩子一起走出去。

张强自己驾车，今天却不知为什麽点不着车，他焦急地来回拨动钥匙，车子就是死也不动。正着急时，慧宁轻轻敲敲车窗，原来慧宁在后面看到老公的车不动就过来问问，看到是这种情况，慧宁笑着说∶「早让你去修理这车的打火，你说什麽也不肯，这回苦了吧！」她看张强急得汗都出来了，笑着接道∶「不如这样吧！我在路上打电话叫修车公司，你呢就到前面街口去赶你们学校的校巴，应该不会晚，怎麽样？」张强愣了一下，觉得老婆确实说得对，他看看表，然后抱起书本，向慧宁点点头算作感谢，飞快地向街口跑去。慧宁望着他的背影笑着摇摇头，自己这老公什麽都好，就是孩子似的想事情，总是想不全，没有急变的意识。慧宁摸出行动电话拨通了修车公司，她忽然心中一动，自己不正是爱老公的缺点吗？

张强很幸运地搭上校巴，不挤的车厢中散发着座椅上皮革的味道。他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向四周认识的同事点头问好后，接着就翻开手中的书本看起来。

等到车驶入校园，他慌忙站起来，走到车门口等待下车。校巴停稳后，张强下意识向身后望去，在车后排座上的一个穿短裙的女生因准备下车，本是跷着的双腿正好分开，一个隐隐透出黑色的粉色内裤图案正好暴露出来，那女生并不知晓，虽只是很短的瞬间，张强却脸都红了，他忙转回头向车下走去，他却不知道今天他老婆和小姨会发生些什麽。

姐姐一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就只剩下慧静一个人了，她照旧整理好花束后静静地坐下等待着今天第一位顾客上门。没过多久，有辆小型的吉普车停在花店的门口，从车上跳下两个瘦瘦的年青人，都穿着一样暗青色的制服，甚至连头上都戴着相同的小帽。慧静有些惊异地望着两人，看不出这两个工人打扮的年青人要干什麽。

两人很快走到柜台前，其中一个稍矮的问慧静∶「小姐你好！这里有位慧宁小姐吗？」那人等了等又说∶「是这样的！我们是修理厂的技术员，早晨曾接过慧宁小姐的电话说有部车子出故障，我们是来检修的。」说完掏出证件来让慧静看。

慧静一下想起早上姐夫开车时的情景∶「对！是这样，慧宁上班了，我是她妹妹，就是那部车。」两人随着慧静手指的方向找到那部日产车，两人向慧静笑着点点头，要过车匙后直接走了过去。

两人熟练地打开车前盖，其中一人跑到自己车中取出工具箱，折腾一阵后，两人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还是那稍矮些的技工转身向慧静走来，他微皱眉头，向慧静说∶「这车子有一处零件破损，我们需要将它拖回去处理。请放心不会太久，大概中午左右就送回来。」慧静想想，也没什麽关系就点头答应了。

那技工又笑了笑，从上衣口袋中摸出张单子，看了看后递向慧静说∶「请小姐在这里签个字。」慧静忙站起身低头看放在柜台上的单子，大概就是维修登记之类，她抬起头却发现那技工瞪大了眼盯在自己胸部，原来这套衣服上身开得偏低，正常站着看不出什麽，这一低头，那丰满的双峰就算用胸罩盖着也就掩盖不住了，再加上嫩粉色的蕾丝胸罩本就很透，难怪这技工一副急色的样子。

慧静晃了一下有些涨红的脸颊，为打破这种难堪，她赶忙问道∶「签在哪里呢？」那技工愣了下，正正神态用手指在单子上一处，说∶「就在这里。」慧静看了后，转身去拿笔，那技工紧盯着她的身体，衣裙下两条白晰的小腿和大腿尽处裙下显现的内裤印记都让他不觉猛咽口水，直至慧静签好单子后他都没回过神来。

两人将车子拖走后，慧静低头看看身上的套裙轻轻摇摇头。

慧静吃过中饭后不久，那两位技工就开着姐夫的车子回来了，慧静笑着迎上来∶「已经修好了？还真是够快。」那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下，表情很古怪，又是那个矮的说∶「是修好了，我们还得请小姐你来试试车，这是车厂的规定！」慧静笑了∶「这是什麽怪规定？不是都修好了吗？」那技工见慧静有些怀疑，忙掏出一张单子说∶「小姐，你试完车还需要签个字，不然我们要被扣薪水。」慧静想这修理厂还真够负责的，也就不在拒绝了，看那两人高兴地样子，可能还真要扣薪水。慧静锁好门后，上了这两人的车。

看着两个儿子走进了校门，慧宁看了下手表，离会议时间就差二十分钟，她急忙驱车直奔会场。今次的立委会议是个小型的内部讨论议案，与会者只有十馀人，其中女性只有三人，当然慧宁是最年轻的了。才三十几岁就作到立法委员慧宁确实也有她过人之处，就连她自己有时都很佩服自己的判断能力。

在洗手间匆匆补过妆后，慧宁准时进入了会场，椭圆形的桌子上覆盖着长可垂地的深蓝色的桌布，周围坐着几个先到的立委，慧宁和大家问好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她将桌布覆盖在腹部，下身伸进桌下放松双腿，端正身体，这种姿式才能让自己在长时间的讨论中轻松。众委员就坐后，会议开始，到中午休会前几项议案都已通过。经过中午的休息和用餐，继续开始议程，由于议案基本己通过，有几位委员就赶去别的会场了，现在只剩下七位委员在座。

轮到慧宁发言了，她先是简单开场白后接着道∶「我们如今┅┅哦？！」慧宁突然感觉有双手摸上了自己的腿，她先是很怀疑自己的感觉，但那肌肤的接触和顺着小腿而至腿弯的感觉都告诉她这是真的。

「怎麽可能？竟然在桌下┅┅是谁？」慧宁想到一定有人趁刚才休息时爬入桌下，虽然她以前也曾被同事骚扰过，但都被她一一化解了，这次竟在会议进行时，而且正好是自己发言时。想到该自己发言，慧宁悄悄抬头向四周一望，所有的委员都愕然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何停下。慧宁忙清清嗓子，继续发言，然后凭估计轻轻向前踢了一下。

不想这一抬腿，却有只手正好接住，另一只手抓在她另一条腿的膝盖用力向两边分开。慧宁根本没想到桌下的人如此胆大，双腿一下就被拉开，好在裙子紧裹在腿上，双腿分开得也比较有限，但裙下红色的丝质内裤相信已一览无遗，慧宁慌忙夹紧双腿，不让自己走光，嘴里还说着正常的发言。

慧宁觉得已听不清自己在说些什麽了，急得脸胀得通红，汗水已经开始渗出了，为了不至于出丑，她只能轻扭身体躲避桌下人的进攻。那人似乎并不着急，他双手来回抚摸着慧宁缠在大腿上长筒袜尽头的蕾丝，缓慢地抓起裙子的下摆向上翻起。慧宁觉到裙子被掀起，她握着发言稿的双手都开始微徵发抖，好几次她都想一跃而起，逃出会场，但脑中有个声音在说∶「忍耐一下，就快散会了！」那人并不停留于欣赏她裙下的风光，很快慧宁就感到有金属物贴在自己的大腿根部，她知道那是把刀子，她只好放松夹紧的双腿，从大腿间传来的冰凉感让她紧张得全身发抖，那刀插入她内裤的边缘。

「不要┅┅别┅┅」和她心中所怕的一样，刀子划破了内裤，唯一掩挡下体的内裤现在变成了两片破布，自己最隐密地私处都让他看到了，羞耻让她的声音发颤。

「啊┅┅不┅┅好痛┅┅啊┅┅」一股大力猛地分开她的双腿，从大腿根爆发的疼痛几乎让她惊叫出声。

那人的脸近距离靠在她的阴部上，看着眼前不断地扭动又因受力而绽开的阴唇，他呼吸的热气让慧宁恶心地要吐。他用一只手控制住慧宁扭动的身体，另一只手沿着呈倒三角形的阴毛向下摸索地探到女性性感的凸起揉按起来，有两根手指还向下支撑住张开的阴唇，配合手指的动作，湿滑的舌头直接向阴道口展开进攻。

「┅┅啊┅┅他在舔我那里了┅┅不要┅┅快停下┅┅呀！」从阴部上传来的阵阵感觉让慧宁产生一种幻想，似乎很久不跟她亲热的老公又在温柔的爱抚着她，那近乎魔鬼地接触让她真的想要放纵，她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放松了双腿，「啊┅┅哦┅┅」心中不断发出呻呤声，湿润的阴唇和阴道口轻微的抖动。

那人也觉察到慧宁的快感，忽然离开了。快感被打断，一下把慧宁带回到现实，她连忙坐好，刚要并拢被分开的双腿，就觉得有一根粗硬的东西顶在阴部向里面插入，「不要┅┅啊┅┅」那东西不费力地尽根而入，积压的快感猛地释放出来，从慧宁的喉咙处发出哼声。

知道那不是男人的阴茎，虽然被玩了半天，但终究没被奸污，这也是让她唯一可安慰自己的事，还不曾有别的男人占有过。她伸手抓住插入自己身体的东西向深处送入，知道有人在看她更是觉得剌激，自己都感到阴道在夹紧那东西。

粗大不知名的东西让慧宁就快达到顶峰，她自己抽送着，另一只手揉着已充血涨大的阴蒂，随着速度的加快，高潮就要来了。如果此时那个委员仔细观察一下，相信肯定能发现她的异状媚态。

有一双手伸过来硬拔出了她身体中的怪物，临近高潮的身体一下冷却，慧宁全身僵在那里。那双手将一张硬卡纸塞进她手里，慧宁慢慢抬起手来，原来是一张拍立得照片，由于光线问题，那照片很暗，但还是可以清楚看到内容∶一条被割破的红色内裤下，黑色的阴毛以及暗红色阴唇裂缝，那里面隐隐还露出鲜红的颜色。

这就是自己刚才暴露的阴部吗？看来真是，慧宁的冷汗都流了出来∶「这家伙要干什麽？难道要┅┅」她信手翻转相片，只见背面有一行极潦草的字，写着「想要全套相片和高潮吗？休会后影印室见！！」慧宁不由呆住。

慧静驾着姐夫的车子飞驶在宽阔的道路上，两个技工分别一前一后的陪伴着她，还是那稍高的技工坐在副驾驶座，不断地提示慧静将这车子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慧静是第一次如此快驾车，心里也觉得很刺激，在有些较急的转弯中不由失声叫出来。

「好！小姐，请在前面停车。」慧静听话地减速停了下来，「小姐你大概也试出来没什麽问题了吧！剩下由我把车子开回去了。」那个子稍高的技工说道。

慧静点点头，推开车门和他交换了位置，「请扣好安全带！」那技工笑着等慧静弄好后才发动车子，「嘎」的一声，车子似箭般冲上公路飞快向前驶去，道路两边的树木好像被谁推倒一样闪在车后。

「到底是干这行的，技术就是不一般。」慧静不由发出赞叹。

刚才一路的飞驶巳让她觉得有些累了，现在享受这种既平稳又高速的行驶确实是种放松。她舒服地靠在皮椅上，闭起眼睛思想着回家后晚餐的做法。

大概没过多久，她觉得车子速度慢了下来，然后停稳，「已经到家了吗？不会这麽快吧？」她睁开眼睛，却见眼前一片黑暗，稍楞了一下，才反应到这里是条隧道，但这隧道似乎很长，远处才能看见一圈光亮。「这是哪儿？为何┅┅」慧静紧张得想站起身来。

就在她解开安全带的同时，一条布带猛的从后面勒住了她的脖子，「你，你们要干┅┅」慧静双手抓住还在收紧的布带拼命挣扎说，她脑海里早乱成一片∶「难道要杀我，可为什麽？」脖子上的布带把所有的气息都勒在喉咙中，她张大了嘴却吸不进多少空气，那布带似乎停止了收紧，慧静的眼睛已适应了车内的黑暗，她看到刚才驾车的技工注视着自己，脸上表情很怪。慧静惊恐地抓着布带，尽量让自己好过些。

小姐，我们只是想和你玩玩，你只要乖乖听话，不会把你怎样的，但你要是让我们不爽，阿方是不心软的，是吧？阿方。」阿方看来就是身后那人，两人都低声笑起来。

「原来是这样，为什麽发生在我身上？」慧静紧闭起眼晴，恐惧和屈辱的泪水从脸上直淌下来。

「怎麽样啊？小姐！」随着一声无意义的问询，一只手直接按在她的右乳上大力的揉起来，慧静不由全身一震下意识向后退。

那人立刻狞笑起来∶「小姐你还能跑去哪里，阿方！帮她省点力气。」慧静只觉靠背向后倒去，自己随着躺倒在皮座上，脖子上的布带也先松了松接着收紧，刚刚吸进的空气又被勒住，慧静张大嘴拼命喘气，却有一根散发着恶臭的阴茎插进她嘴里，甫一进入就开始搅动，「不要┅┅呜┅┅呜┅┅不┅┅」慧静发出的抗议声变成阵阵呜咽。

「好好舔吧！记得要用舌头，阿方爽了就会放松勒着你的绳子！」听说可以放开脖颈上的束缚，慧静只好违心的吸舔起那难闻的肉棒。大概看她很听话，阿方果然撤开了那条绳子，脖子上被放松，慧静回报似的用力啜起嘴里的性器，她双手抚弄着阿方的卵袋，可以明显感到嘴里的肉棒像受到鼓励似的抖动。慧静希望他赶紧射出来，她也许就可脱身，但在身上游动的另一双手却不断地打击她单纯的想法。

连衣裙很容易地被人脱下，对方并不想费力气剥光她的衣物，只是将胸罩向上一推，立刻就用双手接住那弹出的双峰，「嘿！保养得还真好，又柔嫩，颜色也正┅┅」耳边不时传来对自己身体的评价，慧静羞愧地满脸通红，真恨不得把耳朵封起来。

下身一凉，掩盖着女性生殖器官的内裤终于被剥下，看来自己实难逃被奸淫的噩运。「啊┅┅别┅┅不要碰┅┅」那人的手伸入迷人的溪谷后，沿着股缝向上到耻丘，在阴道口停住，大概看未能马上插入，便用唾液沾在手上全抹在她阴门上，那种沾滑的湿感让慧静直打哆嗦。

也不等她有何反应，那人双手撑开她的大腿，阳具试探性地顶了顶，藉着唾液的润滑大力插了进去，「唔┅┅不要┅┅」慧静尝试扭动腰部躲避，但未能改变事实，她只好收紧阴道，希望可早些结束，同时更卖力地吸吮着出入于嘴中的肉棒。

「小姐你还真够紧的，好！我也让你爽爽！」他固定好慧静的腰部，冲剌一般抽送着自己的性器，「唔┅┅哦┅┅哦┅┅」从慧静喉间发出的不连贯呻吟使两个男人都加快了速度，下身猛烈的冲击让她产生一种身体裂开的感觉，性快感违背意的逐步累积起来，她不由挺起腰部让结合更为紧密。

那男人却没几下就哼起来，慧静感觉到下体内阴茎断续的抽动，也知道精液射入了体内，刚来到的快感被中断，她有些失望地放松腰部，任由那人趴在身上喘气。

那人向阿方打了个手势，阿方抽出还插在慧静嘴里的东西，两人交换着爬过她的身体。看来还没有结束，慧静心想。

阿方将她改成狗趴，从后面开始插入，这种姿式似乎插得更深入，「啊┅┅好大┅┅这样会┅┅」阿方的肉棒很是粗大，而且并不是只顾着抽送，每次抽出时还有技巧地将龟头旋转在阴道口处摩擦，被中断的快感很快有挑了起来，慧静迎合地晃动腰部，「啪┅┅啪┅┅」的撞击声从交合处不断发出。

她正想发泄地摇头，闲着那人手按在她头上，头上有声音传出∶「帮我舔乾净这里。」阴部阵阵的快感袭来，让慧静已丧失了思想，她伸手扶住已软瘫的肉棒，张开秀气的嘴唇含了进去。

休会的时间到了，慧宁拖着沉重的身体向影印室走去，原来不远的路今天却显得好长，有几次她都想转身逃开，但想到相片的内容她只好继续前行。

被照到下体，又让他看到我淫乱的样子，这可怎麽好！如果他要威胁，我该┅┅」慧宁用力晃晃头，尽量不臆想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她走到门口，停了一下，然后咬咬牙推开门走了进去。

从窗户中射出的午后阳光并不能让慧宁有温暖感，室内一个男人背对着她立在窗前，听到门声，那男人转过身来，看着眼前呆立不安的美丽女立委。

「原来是他，不可能┅┅」慧宁有些意外地发现这男人竟是立委主席的司机阿健，「他怎麽可能进入到会场里？除非┅┅」她立刻想到阿健有可能很早就躲进会议桌下，这样就可逃避开众人的目光。

「在想什麽呢？我的美人儿，是不是很意外？」阿健得意的笑起来，接着又说∶「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麽，我等这天已经好久了，你快些决定吧！你的时间是宝贵的。」说完他笑着等待慧宁的反应。

「你想怎样才把相片给我？」话一出口，慧宁就知道自己说错了。果然，阿健笑笑，伸手拉开裤上的拉链，费力的掏出自己已勃涨的性器，随手套弄着说∶「只要让我满意，相片立刻还你。」眼前男性器官的形状，粗大的肉棒上可清楚看到血管充血由浅变深的样子，前面涨大反着亮光的龟头，这些让慧宁产生一种身处梦境的感觉。除了老公，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别的男人的勃起，她忙将头转过一旁，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脑海中有一声音不断告诉她不能越界。

「刚才你不是很想要吗？现在却装起清高来了！」阿健的几句话让她的头脑几乎不能思考，看来这一关是躲不过了。自己难道真的渴望被奸淫吗？从下身传来的趐麻感告诉她对刺激的反应。她矛盾地向阿健走去，眼前似乎只剩下那粗大的阴茎。

她走到阿健身前慢慢蹲下身体，用双手轻轻托起那丑陋的性器，阿健低头看着她，随着她纤细手指来回的抚弄，他享受的哼出了声。等慧宁张开嘴唇，将他的肉棒含进嘴中套弄时，他简直要大声叫出来，直不敢相信如此美女竟替自己口交。

连慧宁自己都不知道为什麽要这样做，嘴里充满的肉感和从前端分泌物发出的腥味把她的理智完全搅乱，她动情的舔啜着不属于老公的阴茎。但阿健可不想就此达到高潮，射精并不是现在的目的，敏感的性器传来湿热的感觉，甚至偶尔可清楚感到慧宁的舌头滑过龟头，他强吸了口气将已涌到阴茎的精液抑制住，马上抽出阴茎，看着慧宁有些不解的眼神，他装出凶恶的狞笑说∶「趴到影印机上去！」看慧宁趴好后，他走过来抓起深色西装裙的下摆向上翻到腰部，已没有内裤掩挡的下体已完全暴露，他弯腰将慧宁的大腿分开，阴毛尽处的红色裂缝竟是湿润的，微微向两边张开着似在催促他的插入。当阿健如的将已涨痛的阴茎插入慧宁湿润而紧密的阴道后，慧宁才知道也许自己一直渴望着男人强有力的抽送，这种罪恶的刺激不是老公张强可以给予的，她几乎是刚被插入就达到高潮。

下午校长给所有班级老师开会，学生们都像获得新生般涌出学校，易海和易刚两人也就不用等妈妈来接了，两人先后回到了慧静的住处。

弟弟易刚进屋后直接躲进房间也不管家中有没有人，易海回来后先是搬了椅子各屋忙了一阵，折腾完了他推开和易刚同住的屋门。看到有人推门，易刚忙向枕头下塞了些东西，有点儿慌张地站了起来。

易海看了看他，没理睬他自顾自的从书包中摸出个黑色金属合子，他拿到电视前连好几根线后打开电视机，又摸出个类似红外控制器的东西摆弄了一阵，电视上就出现了画面，易刚愕然发现画面上竟是浴室里的情景，沿着易海的按动，小姨以及爸妈的卧室都依次出现于屏幕上。

大概认为没问题了，易海关掉了电视机然后得意的看着易刚，说∶「怎麽样小刚？够新鲜的吧，这是我的朋友送我的。」易刚还是呆立着，不知要说什麽。

「这你还不明白，高材生？」易刚的学习很好，所以哥哥经常嘲笑他∶「我们在这儿什麽都能看到，也许还能看见爸爸和妈妈┅┅」他没再说下去，但就凭他一脸的坏笑谁都能看出他想什麽。

「万一被┅┅发现┅┅」易刚终于开口了。

「你放心吧，这东西相当小，不信你找找去。」看弟弟要去，他忙拉住说∶「等一下再去，我先跟你说个秘密，」他看易刚注意在听，就接着说∶「这东西不光可这样看，还可以局部放大呢！对了，你记得去年小姨来我们家吗？」易刚想了想，摇摇头表示不记得。

「就是那次她和妈妈在聊姨夫的事，那天我就坐在她对面，她穿一条好短的裙子，还没穿裤袜，我正好可以看到她里面竟然穿条白色缕空丝质内裤，那简直就是透明的，边上还露出几根黑黑的毛毛呢！」边说他还吞口水，彷佛眼前就出现他话中的情景。

「你怎麽能乱想呢！那可是┅┅」易刚才说一半就被易海打断话头∶「算了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枕头下就藏着一条红色内裤，那可是妈妈的，你刚才是不是正对着它打飞机呢？」易刚的脸一下涨的通红，连忙叫着∶「你胡说！」看他有点儿要急，易海笑着说∶「不用认真，我不会告诉妈妈的。到晚上你就和我好好欣赏吧！」说罢转身走出屋门。

到了自己花店门口，慧静停好车子，匆匆收拾好车内的座椅和身上凌乱的衣物，幸好这时周围没什麽人，想来家里也还没人回来，慧静迅速的锁好车子跑进店里，插好门后才长出了口气。

低头看看身上的连衣裙已被撕破了好几条口子，间中暴露出的肌肤简直就像在表演牛肉秀，想想那两个技工竟每人发泄了三次，而自己竟有四次高潮，虽然是被强暴但还能如此高潮迭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慧静急于清洗掉残留在身上的男人精液的味道，她走上楼梯脱下连衣裙随手丢进垃圾桶，胸罩和内裤大概让那两个男人撕烂丢的早已不知去向了，慧静就这样赤裸的走进卫生间，打开水仔细冲淋起来。

突然有人走进来，吓得正在调整微型摄影机角度的易海慌忙停下来，然后迅速躲回房间，将耳朵靠在门上静静听着，同时向易刚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易刚识趣的轻轻走过来和哥哥一起听着外面的声音。

脚步声慢慢到了走廊，停下后向另一方向走去。易海拉开条门缝向外望去，只看了一眼就拉易刚向外望，易刚却没看到什麽愕然看着易海，易海诡异的笑了笑，拉开门轻手轻脚的走了出去，没等易刚明白过来，易海又匆忙走回来，将门反锁好后才轻声说∶「快把电视打开，有你好看的。」两人忙三倒四地打开电视，易海按动了几下遥控开关，画面锁定住浴室。

易刚惊异地发现小姨竟出现在画面中，而且还全身赤裸，虽然有些水汽使画面显得雾蒙蒙的，但依旧可清楚地看到浴室内的情景。易海将画面推至可完整显示慧静的身体后又逐渐调整清晰度，随着画面逐渐的清楚，两人都张大了嘴呆在那里。

画面中的慧静正仔细冲洗着身体，从花洒中喷出的水流顺着她的头部流向全身，她似乎很享受这种温水的撞击，闭着双眼两手在身上抚摩着，接着她拔下花洒向自己下身冲去，另一只手随着水流揉起下身来。她慢慢分开双腿，将水流直接向上冲向阴部，揉搓几下后，用两根手指分开阴唇的裂缝，她自己抬头张开了嘴。虽然没有声音，但可以想像出她发出了舒服的呻吟，她缓慢地将中指插入自己的阴道，大拇指则按住阴道上方的凸起有规律地划起圈来，中指也变为抽动起来。当然她绝想不到自己的这一切正被两个孩子兴奋地注视着。

光只是暴露出的胸部乳峰以及和雪白肌肤成反比的双腿间黑色的图案，已经让易海易刚两人支起了帐蓬，更别说让他们清楚的看到手指在阴道中的抽插。易海最先忍受不住，直接拉开裤子掏出肉棒套弄起来，易刚见哥哥这样，也不好意思地露出自己的家伙解决起来，终究两人年龄较小，又随着镜头中慧静自慰的刺激，没多久就先后射出了精液。

终于结束一天的工作，想到自己的车子，张强走出校门就叫了出租车直奔回花店。看到那部车子泊好在门口，张强高兴地走过去，打开车门坐到驾驶位置，心中不禁对老婆充满了感激之意，幸好有她不然就自己不知何时才能处理好，且还要耽误工作。他信手拍了拍方向盘，四下看了看，令他不解的是车内的椅套很凌乱，想了想大概是修车的技工弄乱的，这也没什麽，自己整理一下就好了。

冲好淋浴的慧静披上一件丝质睡衣，坐在沙发上修整起自己的指甲，她看看表，离姐夫他们回来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先放松放松罢。突然大门传来「砰」的一响，是谁回来了？！慧静吓了一跳，慌忙站起来向下望去。大门被推开，竟然是姐夫。没道理的，他怎会这麽早就回来？

姐夫正用一种平日没见过的神情望着自己，不好！自己竟穿成这样让姐夫看见，全身未穿内衣只有这件丝质睡袍，而且下摆只能盖过大腿根，这样和没穿衣服毫无分别，又是从下向上望，自己还不都让姐夫看光了？慧静稍微蹲身用双手护住要害，转身奔进自己的睡房。

靠在门后，慧静不停的喘着气，连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这样紧张，大概是姐夫那怪怪的表情。慧静深吸了两口气，走到衣柜前，还没打开衣柜，卧室的门却开了，姐夫走进来后随手关好门还插上。慧静不知说什麽好，就呆呆地看着他。

「小静，我有点儿事情想问你。」姐夫张强终于说话了，声音挺平静，没什麽异常，但慧静还是向后退了两步，想起自己的衣服，她又赶忙坐到床上，这样至少可躲避姐夫的正视。

「姐夫，你想问什麽？」躲开了姐夫的视线，慧静定了定神问道。

姐夫慢慢从一个提袋中摸出几样东西，说∶「就是这件事。」「这┅┅这是┅┅」慧静仔细一看，姐夫手中的赫然是套被撕烂的粉色胸罩和内裤，另外还有团卫生纸，上面沾满了微黄色的粘液。「这┅┅不就是┅┅」慧静心中不停的责怪自己怎麽不仔细收拾车内，竟然没注意到这些东西，她愣住不知如何解释。

「其实你也不用说什麽了，你就是个淫荡的女人！」慧静愕然看着张强，实在想不到他如此说自己。

张强用力将手中的东西丢在慧静身上。他在车座下发现的这些东西，开始还不明白，直到发现角落里的那滩液体，他用卫生纸沾起后才知道是什麽，从上面散发出的腥味让他想呕吐，气得他抓起这些东西推开花店的门就走进来，进来后正好看到慧静站在楼梯上，穿得简直是透明，微黄的睡衣下一双长而健康的腿，大腿间呈倒三角形的黑色毛发，连下面阴部裂缝处都掩盖不住，只是显得下体有些神秘感，上身突起的乳峰上连暗红色的乳头都可看得一清二楚。整个身材虽不如慧宁，但也很是吸引人，张强不由想起早晨上班时校巴上那女孩两腿间白色的图案。自己本来的一腔愤怒竟转化为性欲的冲动，他克制不住的跟着进了睡房。

慧静挪动身体躲开丢过来的东西，正不知如何解释这事时，姐夫突然扑在自己身上，慧静抵挡不住一下就被压倒在床上。

「你要干什麽，啊┅┅别，你是我姐夫，你┅┅」在她倒在床上的时候，姐夫已从下面猛的掀起睡衣，这丝质的东西又怎能抵挡住大力的拉扯，「哧」的一声就破掉了，慧静双手护住胸前，用力摆脱着姐夫的身体。

「该死，竟然没穿内衣！」只好夹紧双腿不让阴部暴露出来。

「你┅┅不要，快停┅┅止呀，姐夫┅┅」

她却不知道她的挣扎及叫喊，让张强更加兴奋，慧静的全身已无任何衣物阻挡，他费力的将慧静的双腿分开一些，然后将腿挤进她双腿间，现在无论她如何夹紧都没有什麽用处了。

张强双手抓住慧静乱摆的双臂向两边按在床上，张开嘴含住那微晃的乳峰，嘴里充实的肉感和可明显感到发硬的乳头都让他觉得满意，他努力的腾出只手解开自己的裤带，摸索着脱下内裤，涨硬的阴茎一下得到解放弹了出来，他将脸埋在慧静的胸部上不断亲吻着，下身一挺，阴茎就靠在慧静的阴部上自动探索起入口来，龟头被阴毛刺激得发酸，必须要赶紧插入了。

「别┅┅不，快停下┅┅」感觉到姐夫的肉棒在自己阴道蹭来蹭去，慧静着急地挪动腰部，却不想双腿放松了原来的紧夹，而且这一挪动正好将阴道的位置暴露出来。感觉到龟头前端接触到柔软的嫩肉，张强不犹豫地挺动腰部，阴茎上感到逐渐湿软和抽动，终于插入了。

阴道被姐夫无情的插入，慧静哭了起来，徒劳地向后扭动着身体。张强尽根插进后，先停了停，充分享受过慧静阴道内的紧密后，开始高速的抽动起来，完全不顾慧静的反抗，只是需要发泄自己的欲火。大概强暴的刺激和事前的紧张，不过五分钟张强就发出了哼声，随着阴茎最后几下的冲刺，一股股精液都射进了慧静的子宫。

知道已结束了，慧静低声的抽泣着∶「这，这该和姐姐怎麽说？」听到她的话，张强一惊，清醒了过来，该怎麽办，一会儿老婆和孩子回来有多尴尬，他匆忙提起裤子也不理慧静，低头跑了出去。听到楼下关门的声音，慧静随手抱起枕头大声的哭了起来。

张强驾车飞速的绕着公路没目的的乱行，心里乱成一团，该怎样和老婆解释呢？但慧静不会告状，幸好家里没别人，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刚才的一切都被两个儿子看到，而且还害得两人又打了次手枪。张强终于将车泊在学校旁的一间酒吧外，进去先喝一杯然后再说吧。

「阿强！这儿！」张强刚走进去就有个熟悉的声音喊他。

「阿丁，你怎麽在这里？」

被他称为「阿丁」的这人是他的好友兼同事丁成，为人很活泼开朗，就是三十几岁还未成家，此人最好研究东南亚一带的各种巫术，而张强对现代科学深信不疑，所以两人见面总是争论，虽然见解不同，但朋友终究是朋友。

张强坐到丁成的旁边，要了杯啤酒渴了起来，丁成笑着说∶「你今天是怎麽了？这麽晚也不在陪老婆，我是孤苦伶仃一个没人管！」看张强不理他，只是自顾自的喝酒，他笑笑端起酒杯，说∶「来，陪我饮一杯！别那麽沉默，不又是跟大嫂吵架了吧？」张强无奈的端起酒杯，两杯相碰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张强刚要一饮而尽，却发现丁成呆望着自己的脸，并颤抖着问∶「你家里发生了什麽事？」看张强欲言又止的样子，丁成着急的说∶「你家里一定有事，快告诉我，很重要的！」张强吃惊地看着他紧张的神态，这家伙怎麽知道！「你怎麽知道有事发生在我家里？」丁成焦急地说∶「我说了你可不要不相信，有人在你家里出术，你想想有没有什麽类似符咒的东西在家里？」张强愕了一下，忽然想起了睡房的门楣上那两张不知写些什麽的黄纸和面小镜，他不由问道∶「是有，那是做什麽用的？」「我现在也不清楚，这样吧今晚你别回去，等明天我陪你回家去解决它。」看着他肯定的样子，张强点了点头，那今晚又会发生何事呢？

终于等到女友去港公干，才得以解放！此篇文章只差最后一部分了，希望在她回来前可以敲好贴上，请支持小弟的朋友静候一两日，多谢捧场！

「该怎麽面对老公和孩子呢？我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慧宁回到了花店，一方面她好想抱住老公痛哭一场，将事情全部说出等候他的原谅；另一方面真的不意见到他，就是如此矛盾的想法让她几乎是蹭进大门的。

没想到家里空荡荡的，似乎没人在，她长出了口气，大概还是不知该如何面对罢。楼上的餐桌上倒是摆好了丰盛的食品，旁边立了张纸条，慧宁一看是妹妹写的，大意就是身体不舒服，已经先吃过睡下了，姐夫去加班有可能不回来，这些菜是给慧宁和两个孩子准备的。

看见老公晚上不回来，慧宁又长出了口气，她走到慧静的睡房门前，轻轻敲了两下，听没有声音，她就又转到两个孩子的门前敲敲，里面传出易海的声音∶「是谁？我们正在做功课。」「是妈妈，我今天好累，冲过淋浴就要睡了，你们自己乖乖的，好吗？对，晚餐小姨都做好放在桌上，我们都吃过，你们不用叫我们了，自己好好吃吧！」听到里面两个孩子的答应声，慧宁放心去冲淋浴了。

两个孩子再度有了眼福，爽爽的看着妈妈的淋浴秀，幸好他们还年轻，不然多来几天这样的，非害他们精尽人亡了。

两个孩子吃过晚餐后互相对望着，心照不宣的笑起来，易海不知从哪儿摸出两根细长的铁丝，用手比划着撬开门锁的姿势，易刚向他摇摇头，示意不能这样做。两人坐在餐桌旁无声的打着手势，似乎没想出什麽计划。

「叮咚┅┅」楼下的门铃忽然响了起来，两人都吓得一抖，易海忙跑下楼，开门关门声响过后，很快他又跑了上来，手里还提着一个速递公司的邮件纸袋。

他不理易刚，自己走进房间，易刚好奇的跟了进去，易海低头注视着纸袋，向跟进来的易刚说∶「高材生，把门关好！帮我想想如何把这纸袋拆开再粘回原样。」「这是谁的邮件？」易刚好奇的问。

易海抬头笑着说∶「是妈妈的，你想不想看看里面是什麽？」说罢向他挤了挤眼。

要偷看妈妈的邮件，易刚的心跳都加快了，血液直涌上脸部，想到刚才妈妈慢慢脱下衣服，完美的身材甫显露时，他几乎是同时将精液喷射了出去，害得哥哥还讥笑了他半天。

他见易海摸出把小刀小心地从邮件的接缝处开始启起，只是拆开它就把两人折腾得直冒汗，当哥哥的手摸进邮件时，易刚的心直提到嗓子里，似乎心脏也随哥哥向外抽出的手而被带出。

里面拿出的竟是一卷录影带和一个小纸袋，两人沉默的互相看看。然后易海打开纸袋将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是十几张立拍照片，两人分别拿起几张翻起来。

照片并不清楚，大概是从一个采光不太好的地方拍的，但还是可清楚看到上面影着个女人的下体，深色套裙向上翻到大腿根，居然是艳红色的内裤从中间断开，里面黑黑的阴毛下暗红色的阴唇和中间的裂缝完全可看到。

两人先呆了一下，然后迅速的再翻下去，后面的几张更过份∶那女人的双腿被分开得更大，阴部间的裂缝被两根手指张开，里面鲜红的颜色和复杂的女性结构完全呈现，依稀可见到深色的阴道∶还有一只手拉开阴唇的裂纹，腾出了根拇指正按在那女人的阴蒂上，食指和中指则深深插入阴道，手指上反出的光亮证明阴道内充满着爱液；另外还有一张是那女人的手指正要插入自己的阴道，阴道口大开着，那女人手上无名指还戴着枚戒指。

两人本已隐隐想到了照片中的女人是谁，一看这张照片两人都呆住了，互相对望着。过了一会儿，易海想到还有卷录影带，那上面录了些什麽呢？

电视画面上传来的一幕幕更让两人惊呆了，两人眼中都慢慢露出恨意。易海匆匆粘好邮件，走出了房门，易刚听见他敲响妈妈的睡房门，并说∶「妈妈，有你的邮件！我从门下面塞进去了。」说完他很快地跑了回来，忙打开监控看着妈妈的睡房。

听到儿子的说话，本来躺在床上的慧宁爬起身来，见门口真的有一个邮件纸袋，她走过去拾起来，坐在床上拆开邮件。看到相片和录影带，是他！这个混蛋终于把它们还了给我，她发狠般抄起把剪刀，把相片弄得粉碎，然后扔进垃圾筒中。

但录影带的内容她却不清楚，她打开电视将录影带放好开播，画面中出现的竟然是影印室的情景∶她正在翻着相片，漂亮的脸庞因生气涨得通红，阿健淫笑靠近她，把她压在影印机上，从后面将套裙翻到腰上，分开她双腿然后双手固定好她腰部，将阴茎插入她的阴道抽送起来┅┅慧宁不由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晴，但还是有声音传进她耳朵∶两人下体结合处发出的「啪！啪！」声和自己淫荡的呻吟声，阿健还在说什麽「装得挺高贵，其实还不是意让男人干┅┅」、「刚才还说不要，瞧你现在这个浪样┅┅」、「你下面夹得够紧的，孩子都不小了，竟然还能这样┅┅」、「你又高潮了，像你这样的身体应该去拍小电影，不然真浪费┅┅唷！你还在夹紧呢！怎麽？干得比你老公更能让你爽吧┅┅」刺激的语句让慧宁拚命的晃动起头来，她迅速的取出录影带，用力的丢在床帮上，黑色的塑胶向四面飞散，慧宁抓起掉在地上的带芯，从衣柜中摸出个火机把它点燃。看着垃圾中相片和带芯的残留物，慧宁的眼前依旧是自己趴在影印机上，向后面晃动着挺起屁股的情景，慧宁摇摇头摆脱这种思想。

这下看那混蛋还再怎麽威胁我！咦┅┅不对，那录影带会不会有复本呢？想到这儿，慧宁又紧张的起来，那家伙还要让我做什麽，难道还要┅┅不知为什麽一想到这里，慧宁就觉得口乾舌燥起来。

「瞧你夹得这麽紧，不舍得我了吧，我就好好干爽你┅┅」残断的语句和脑中涌现的片段画面让她的脸都涨红了。她伸手摸了摸，还真的很烫，其实不只是脸上，她全身上下都被这种屈辱带来的剌激涨得发热。

她躺了下来，希望自己的心里静一些，但柔软的被褥碰到身上时，马上又让她想起阿健粗暴的抚摸，她随手摸在自己的胸部上，意外发现乳房挺立着，连乳头都硬得发痛，她双手轻轻揉抚乳峰，自己的手带给胸部的趐麻感迅速传到了全身。

「哦┅┅唔┅┅」屋里有个声音在低声呻吟着，慧宁惊讶的发现那呻吟声竟是自己发出的，难道我真的需要男人干吗？不会的，我有老公，我爱他！但另一个思想却清楚地展现∶阿健挺起粗大的阴茎猛烈插入时，她忘情的扭动腰部，似乎需要更紧密结合的情况。

她不由伸手摸向下体，虽然隔着睡衣，依旧可以感觉到有湿滑的液体渗出，手指的触摸带给阴部阵阵的抽动，她慢慢掀起睡衣，手指终于可直接摸到阴户上了，她轻柔的分开两片湿润阴唇，一根纤细的手指按压住发硬的阴蒂，自己触摸自己的性感中心，慧宁从嗓间吐出一口憋了很久的气体，她缓慢地并拢食指和中指，向已完全张开的阴道插去，脑海中则幻想着男性生殖器官的勃起。

「不好了，妈妈！小弟的肚子好痛，你快来看看吧！」门外传来易海焦急的叫声，一刹间慧宁的全身都已僵硬。

第二天一大早，几乎整宿未眠的张强拍醒了还在酣睡中的丁成∶「喂！喂！

醒醒吧，说好今天去我家的！」

丁成边揉着睡眼边向墙上的挂钟望去∶「竟然才六时多一些，你不能等下再叫我？」张强推搡着他∶「赶紧起吧！我给学校去个电话请假，你快点！」由丁成驾车驶到慧静的花店门口时，天色还是很早，张强心事重重地不进去，丢给丁成钥匙逼他先进去看看∶「这是进你家里，我进去不太好吧？」想起时间太早，丁成也有些犹豫，但看张强执意要他先进去，丁成猜想昨天一定是发生了什麽事情，还是自己打头阵吧。

屋之后，眼前是一排排高低有序的花瓶，瓶中还插着各色花束，从张强那里丁成已知一楼是花店，所以并不惊讶。他转身上了通向二楼的楼梯，奇怪的是竟没有一点儿声响，大概他们还都在熟睡吧，丁成更放轻了自己的脚步。

一上楼，很显眼的门楣上那面小镜和两张黄色符纸就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慢慢走过来，藉着窗外透过的还不太亮的阳光仔细端详着，看了半天，他不由叹了口气，看来要先问问这东西的由来了。

他绕过走廊，意外发现一个房间的门开着，他凑过去探头向里面张望，他看到里面张强的两个孩子赤身裸体的躺在一张床上，正在发育中的阴茎在两腿间耸立着，丁成知道这是种生理现象，即算是不举者在梦中也能如此。但令他惊奇的是房间里异常凌乱，似乎有搏斗过的迹像，椅子掀翻在地上，连床都好像挪动过位置，还有些不知道做什麽用的绳索以及到处可见的用过的卫生纸。这里昨天夜里发生了什麽事情？

听说儿子不舒服，慧宁忙从床上跳起来，也没想到自己的穿着会对发育中的男孩有什麽影响就推开房门走了过去。

「小刚你怎麽样了？妈妈要进去了！」慧宁轻敲了敲虚掩的房门，然后拉开门走进去。

易刚正卧在床上用被子捂住头脸，易海则站在床边似乎正手足无措的等待着妈妈，慧宁忙走到床边，伸手去掀被子，「来，让妈妈┅┅」话还没说完，盖在易刚身上的被子猛地掀了起来，一下压在慧宁的上半身。

这种突出奇来的变化吓了她一跳，她刚要起身就觉到背上有人用力压下来，并抓住她试图掀开被子的双手，迫使她上身趴在床上，「你们┅┅」隔着被子，慧宁的声音变成了「唔，唔」的哼声，被子外隐约传来声音∶「你快点┅┅」随着慧宁感到小腿被人握住，很有力的将她的两条腿拉开，她不太明白两个孩子要干何事，只是隐隐觉得有些怪。

跟着有东西绕过她脚腕束紧，竟然是绳子，等她想起用力挣扎时，发现双腿都被紧缚在床脚上了。

「他们要干什麽？」慧宁心中涌现不好的预感，「但我是他们妈妈，他们也许就是开个玩笑吧！」但脚腕被绳勒的疼痛在告诉她，这绝不是玩笑。

接着有人向上翻起她的睡衣，双手隔着内裤在阴部来回摩擦着，「果然还没干，真是个欠干的荡妇！你先来吧！」说话的声音是易海，这声音充满了恨意。

自己究竟做了什麽，让他们如此对待？

「不要┅┅」下身一凉，内裤被撕破脱离了身体；紧跟着，慧宁的上半身一轻，没等她动又是一股大力压在她身上。还是那姿式没变，变得是有两条腿贴紧自己的双腿，有只手伸在她两腿间探了探，一根手指缓慢的插入了进来，完全进入后又迅速的拔出。

慧宁感到有一根很硬的东西顶在自己阴部，那种热度和坚硬感完全不是三十几岁的人能拥有的。「我是你┅┅」想大声喊叫，却被从背后竭力向阴道内挤进的男性器打断，想到要被自己的孩子奸污，慧宁不知该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儿子的阴茎终于挤开因刚才自慰而还在湿润的阴唇，缓缓进入阴道，体内逐渐传来的充实感终于证实了儿子的侵入，慧宁僵硬的身体放松下来，紧闭起嘴忍受着下身一波波的冲击，无情的事实让她的眼泪缓缓流出。

终究是没经验的年青人，没多久慧宁就感觉到自己阴道内儿子性器的抖动。

正逐渐变软的阴茎离开了自己的阴道，跟着马上又一根同样硬度的肉棒又插了进来，慧宁只希望自己即刻死掉，好远离这种悲观的命运。

各在自己身上发泄了两次的孩子都躺倒在床上，有一人掀起盖在慧宁身上的棉被，然后用力搂住她哭了起来。是易刚！他一直依赖性很强，慧宁用手轻抚他的背后，该说些什麽呢？

别哭了，她是个荡妇，跟任何人都能干！」易海的声音响起来。

他为什麽要这麽说？莫非┅┅

「你的丑事我们都知道了，你┅┅你┅┅」

慧宁睁开眼睛看着正说话的易海，原来那件事他们都知道了。

「骚货，你┅┅」

慧宁看到易海的眼晴红红的，她明白他心里的气苦，她抬起手，拉住易海∶「是妈妈不好，妈妈不怪你们。」说完这话，她一下哭了出来。易海楞了楞，叫了声「妈妈」也扑倒在床上，三人搂抱着哭做一团。

丁成敲开了慧静的房间，向慧静述说了情况。当着不太熟的男人，慧静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说出这几天的遭遇，丁成见她不愿意说也没再追问下去，只是向她要了出术的李大师的电话后就退了出来。走到门口处，他伸手轻轻摘下那小镜和符咒，到卫生间砸碎小镜并烧掉符咒，然后走出去不由分说得拉起正探头张望的张强就走。

一路上丁成对张强的问话一句不答，等车开到他家后径直下车，向呆望着他的张强说∶「你先回学校，今天我会告诉你答案。」说完后转身进了家门。

丁成拨通了李大师的电话，在电话中，丁成诉说了街坊如何将他敬为神明的恭维话，并说自己想请他看看家里的布置。电话那边的李大师则显得紧张万分，声音都在颤抖，丁成不清楚李大师为何如此紧张，最后约李大师中午时在餐厅见面，见面后再将详细情况说出，他明显感到李大师犹豫了很久才用发抖的声音答应。

丁成较早的来到约定的餐厅，要了杯啤酒自己慢慢喝了起来，心中思量着如何套出李大师出术的情况。

大约过了约定时间十几分钟，丁成看到门口走进了一个约四、五十岁年纪的人，那人进来后先扫视了一下餐厅的情况，然后将视线直接停留在丁成的脸上，两人目光相接，凭感觉丁成知道那准是李大师。

李大师迅速闪开丁成的视线，缓慢地走到丁成面前，丁成忙起身自我介绍，并请他坐下∶「你好！李大师。我的情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你一定要帮我的忙，至于酬金方面你不要担心！」李大师并不接他的话，只是向服务生要了杯冰水，冰水来了后，他似乎很性急的连喝了好几口，丁成看出他的手抖动着，连杯中都传出冰块撞击杯壁的清脆响动。

「李大师，不如我们吃过饭后一起去我家里看看，你觉得怎麽样？」李大师这时抬起头看了丁成一眼又迅速移开视线，然后轻轻点了点头∶「我要去洗手间！」不等丁成有何反应，他就很快站起身走了出去。

丁成呆视着他的背影，心中奇怪道∶这人似乎很怕我，连话也不怎麽说，这该┅┅丁成忽然看见桌上还剩下的半杯冰水，他伸手摸了摸衣袋内的一个小玻璃管，眼中现出一丝狠意∶「不说出来就做试验品吧！」他有些得意的笑了起来。

用过餐后，丁成载着李大师沿着海边的道路驾车飞驶，眼前的景致逐渐荒凉下来，周边也再没有人和车辆经过。又行了一会儿后，丁成将车子停下，自己先下了车向海边走去，颇令他奇怪的是李大师也跟着他走过来。

看着眼前波浪冲击的海岸线，丁成转过身来笑着望向李大师∶「你知道吗？

刚才你喝的冰水中我下了药，因为我想问你一些问题，你告诉我后，我就给你解药。不然你就死在这里了，这里偏僻得很，等人找到你的尸体后只怕也烂得差不多了！」说完他笑了起来。

李大师的反应并不像他想像中的样子，相反倒是很镇定∶「我知道你想问那花店的事。」他看着丁成愕然的表情接着说∶「不错，那是我出的术。相信那面镜子和符咒已让你毁掉了，其实你打电话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只不过那就是我的命。」他抬起手看了看手表，笑了笑说∶「请你不要打断我，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那药根本就没解药！」他顿了顿叹口气又说∶「我想告诉你一些东西，那是我这三十几年来的心得，实在话我不知该如何说起，花店这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全是幻觉，我出过术后只要和这家人接触的人都会进入幻觉，那些发生的事都是由他们想像出来的，那些符咒毁去后所有的记忆都会消失掉，你们这几天就好似睡了个大觉，包括我们见面你也不再记得，我这麽说你明白吗？」丁成呆呆地摇着头，李大师笑笑，从衣袋中摸出了一本很厚的小册子递给丁成∶「你现在不明白也没关系，这本册子中记载着我所有的心得，你以后就会明白。我以前总是喜欢了解别人的想法，所以就想出了个方法让他们表演给我看，有些人的想法还真是有意思。」李大师笑起来，向丁成挥了挥手，就走向了海水中。

成发愣似的看着手中的小册，忽然大声喊道∶「为什麽把它交给我？」只剩下头部还留在海水外的李大师扭过头来向他笑笑，说∶「我知道我死的日子就会有个好传人，你保重吧！」一个浪打过来，李大师就此不见了，只剩下丁成呆呆地注视着一波一波的海水。

一年过得好快，慧静依然经营着花店，而姐夫一家也搬到附近居住。丁成则因经常到张强处走动和慧静渐生情感，两人订婚后决定于下月结婚。

丁成某天收拾自己衣物，偶然发现西装口袋中的小册子，这东西是从何而来的？他好奇的翻起来，本就热衷于巫术研究的他一看上就被记录的内容所吸引，开始了深入的研究。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慧静正在摆放花束，花店的门被推开，一个全身着黑色衣装的人走了进来，他的头上还戴了顶黑帽，根本看不清他的长相。这一刹那，慧静觉得似曾在哪里见过，她晃晃头，难道是在梦中┅┅

【完】